《地师秘传寻龙点穴》

目录摘要

1、 首戒五俗并言

一戒尽龙

二戒龙虎钳口

三戒两水合襟

四戒峰峦顶正

五戒明堂阔大

2、 次著三畏并言

一畏到头硬直

二畏穴前倾泻

三畏顺砂过堂

3、 三明入手工夫千金四字诀

一曰缩

二曰动

三曰平

四曰搁

4 、 四发明暗中三宝并言

辩论少祖

一曰来龙

二曰官鬼禽曜

三曰水口

5、杂著十段并言以补前十欵未尽省欵

其一逆局

其二石山

其三穴星作法

其四龙向

其五骑龙

其六作用之法

其七葬法

其八山水性情其证佐龙穴之真

好其八山之龙向

其九阴德及广土宜并形势要旨

又并二十四龙诀廖先生秘传

其十阴德及广土宜并形势要旨德

又并问龙取穴洛书大小连合观上中下元

中国《地理全书》主要部

首著五俗并言:

地理依古法者，无不尽善。惟后世去古久远，其法湮没失传，而庸师以俗目窥之，啄争鸣莫可穷告此理，不绝为缕。故曰：依古法者无不尽善。但不入俗目者，必不依古法，学者明剔，然去其故习，真返古法，未有不中弊也。

一戒尽龙：余初观山见一枝龙，五节十节，定跟到尽乃止。以为穴结于此。不知龙尽则星体多散漫硬直，龙虎多不抱里，明堂必荡，水神必直，全无美地。疑龙云：劝君莫下干龙，穷两水相交穴受风。风吹水劫无穴结。须知此处是虚龙。又曰：大地每从腰中落，则有余枝作城郭。又曰：大富大贵之地，不在大穷大尽之处。又曰：余气无去三五里，断然不是王侯地。又曰：脉尽须防六绝。

此之谓也，譬如人之腹心，必有手足。宇之所堂，必有廊庑。善辨者，当明知之。余屡观明家祖坟，腰结甚多。

近取山之要结。亦居入九。然知古人之言不诬也。 二戒龙虎钳口： 地之有龙虎，尤人身之有手足。谁能废之，亦有不尽然者。余见大地，下手多一边， 或有龙无虎，或架左，或架右，或边长，或边短，无不可者。惟庸师俗目，常寻钳口如龙虎之状，不问龙穴有无砂水顺逆，即此点穴安葬。所以古人许多结穴，多在龙虎之旁边以钳口取穴。其不对钳口者，穴尚宛然。然而庸师莫辨，故予以钳口，于俗目之害为第一。余当遍观今时葬地，凡龙虎均停，明堂阔大，为千万人所悦慕者，无不败绝。惟剪着下手一边或不见明堂砂水，大非人情所堪爱，无不立见富贵。余非阅历数十年，豁然贯通，断不敢出此言也。 俗之言也。然风水生死 ，学者诚能过一关乃有上进之路，否则终身陷于 耳。何地理之足云哉？然此亦予之臆见也。古云：两弓齐到，忌心当面之顷流。一穴居中，防二砂之尖射。又曰：两弓齐到人皆云好，若主杀伤，反生烦恼。又曰：君如识穴不识怪，只爱左右抱强，左回右抱未必结，分明怪穴生贤良，皆言钳中之害也。又也有形好理不好，有穴怪理不怪。又曰：欠缺不齐天地之奇，皆言龙虎之不登也。学者宜破此关。三戒两水合襟：余初观地，只在两水合襟处，极边寻求，务期必得。以为理之当然，而不可易者也。而后多览古坟，遍观山水情意，乃知大谬。不然者，往往水合前，则山嘴必尖，流神必远，龙虎必长，真气荡然无一可者，除此合于左转右以出，而得右砂稍拦合；于右转左以出，而

得左砂稍截，是乃穴中可裁。若不顾龙穴结作，只以合水为期，则逆龙枝节亦有三条五条，合水者，行龙挠掉长至三节五节，亦有水合襟者，此地可以作穴论乎？又有：大地结于群出辐辏之中，登穴则见峰峦旌簇，分毫不见田与水者。此亦可以合水论乎？书云：地有真龙无朝水，只把案山为近侍，案外一水暗拱环，此穴亦非中下地。又曰：两水合襟莫当中，流顷泻泄最为凶。翻身逆转翔来脉，发福绵绵后坐空。又曰：两水合处莫当前，不在左边在右边。仙人倒杖宜横下，下手最宽可进田。

夫坐穴与下手宽，堪与家之大忌也。合水真者，倒杖横下而不以为嫌，则古人低昂之意厥有在矣。岂无故而谩言哉？故予以钳口为初学之魔障，非阅历数十年不能 脱，非得仙人指示不能觉悟。到觉悟时，便是动转之机矣。学者勿障于迷途也。四戒峰峦顶正：古云若是正 顶正下。若然架折两旁安又曰：情原左右穴居两边。又曰：错葬只因求正顶。仙人多是下偏颇。又曰： 左邻为南，右邻为北。又曰：扁大顽强出粗雄。两边寻皆言作穴之法有正有侧。自古皆然此而不悟亦是刻舟求剑之流耳。原可兴言哉余谓出之侧葬者。法有二。一审视来龙，一裁度山水。凡山之小者，可正以下其龙无杀美穴。 放左右至放山形粗大硬直雄顽倾泻皆为死气。死气名之为杀当头。下穴必至伤人。龙之不善，断宜弃之，若来龙奇特星峰砂水秀异，有不可合者，宜细阅其旁边有稍软稍平处乃以山美水意所钟。宜放此处图之。凡此审视来龙之意也。至放砂水亦有不可迈山虽可以正下。然山水太直岂毅然当中。宜挨左挨右前去着手一边尤善。左砂有杀宜点过右。右砂有杀宜点左。若拘于正顶不亦乘乎。此皆裁山前水之法也者。于古法尤有真的，如跳墙虎之入穴，如飞天龙之耳，太阳之金角，太阴之月角，

凤鹅鸟形之目角。穴皆侧葬之。至于龙身之粗硬，断不敢正葬两边着有龙虎处求之，若凤形当面太直点在阿翼，如人形当太直点在肩井之下为咬虱穴。咬虱之下为鼠肉穴。 鼠肉之下为屈曲池穴，俏臂大直 于尽头平处为掌心穴。譬如飞杨如舞神之状则点于略平处为神口穴。

今之俗师每见一峰端正则当头下穴，不论是非以此损人可不惜哉。五戒明堂阔大：明堂之于风水，关系甚大。所以聚后龙之气，界穴前之水，皆须此者。葬经曰：气乘风则散，界水则止。明堂广大，风则乘之而其气则散耳。明堂阔大，何凭 以界正脉之水乎？余常见公卿大地，俱有砂水逆转横搁以拥聚堂气。堂气必聚，则穴自凝。人丁无不殷盛。且砂水懒散，堂气荡然如庸将统弱卒，呼之不应策之不前，万事无头所其 败。 若砂水紧紧抱堂气，周密如武夫将士听命于大将之前，叱咤可生风云，军势可驱山海。凡所营度，度不可期于成功乎。此非余意见也。又常见富贵之坟千岗万岭，必拥于前，虽不见田不见水而气象轩昂，骤发富贵昌盛。以大阔明堂论之，彼何有也？如过阔大明堂。除是得一紧抱内局自成，家务乃可当之。所谓万顷外，内局周围如环抱也。非有内外局水口十分交 完固，亦可无 。但发福稍迟，不如内局尤善。所谓明堂容万马，指外局言。水口不通舟也。非此二者或后有贵秀龙，穴前有秀异朝山。亦贫穷孤寡，五六代方能发福。抑亦渐贵而不富有，官而不禄，亦不久长。盖真气既散，力量自减，定主有头无尾，得一失二也。若龙不真，明堂又荡然亦无内外之局，水口欠缺，则散无疑矣。今之俗师又系愚劣之人，见明堂阔大爱如金宝，极力围课即败亡随之，尤然 不省， 可悼也。且诬其说以惑人之听，曰明堂大，朝山远则发福迟 二十馀年。食至大洋水则富有贵矣。又以歌惑其主，明堂容万

马，富贵传天下久之。彼转身发与不发，彼何干乎？智者当自主意，不可茫茫听人鼓动而自贻伊戚也。夫风水所以趋吉避凶也，吉者可喜。次著三畏并言：而凶者不可畏也，先求无祸，乃可希福。非知其不可。而之辨别美法良意，何从入首，故此三畏次五俗焉。一畏到头硬直：凡作穴之处务要平。若稍硬直者，皆谓之杀，大能伤人。所谓斗脉者死，良不诬也。今人每见一山下来，如辟硬直，皆谓之有脉 为边葬。主人亦知其有脉而决意从之。死绝之祸捷如影响。譬如汤水陷井在前以赴之而不知为祸也，不大可惜乎？古云： 头莫下，鼠尾莫 。又曰：劝君莫下 头穴，葬下人丁绝。又曰：血脉和平人少死无非阐明此理也。故予以为第一畏莫甚放此。不惟硬直如 者不敢乱下。或一气直下 无停息，或峦头粗大如饱腹之状，又星体抛硕如覆盂之形，又细面金星如横几者，有平正金星如卧梳者，俱为死气并能杀人，见此断宜舍之不可留心，故学者因心不明 与人葬反伤损阴德正无疑也。为地理者，当慎诸。

二畏穴前倾泻：古云：山主人丁，水主财帛。是故，水聚则财聚，水散则财散，此皆古今不易之理也。盖水乃无情之物，以龙下顺流有物以阻亡则其势自积，无物以阻之则步顺流乃其常也，故穴之水直流百步，外 若百顷田产，无不尽破。所谓明堂以簸米，子孙穷到底。又曰：龙虎如推在田产，不留 非，惟阳水流直乃可散败人丁。至于阴水流直。如弓为葬下。 祸福尤为要紧。倘直泻无归，其祸尤速，可不慎乎？所谓阴水流不顾家，葬后事如麻。然流神之曲，最能掩人之耳目。多致自欺。如水之直流来。有如竿之直者，转左转右之间一丈五尺其常也。则诳其主曰，如生蛇之屈曲，可无忧矣。不知自水边观之，若有屈曲之势，登穴观之，只是一日荡然而已。何有丈尺之分乎？故曰： 者右转左有十余

丈，自左转右六十余丈。一山 水如横水一样，乃可谓屈曲也。书云：山如大屈水大转，必有王候居其间。又曰：三横四屈过东西，九曲凤凰池。又曰：左插笏，右插笏，不是真龙无此出；左排衙，右排衙，不是真龙无此砂。是皆不欲其顷泻之义也。学者当加慎之。三畏顺砂遇堂：夫顺逆二字，乃开卷第一义。此二字不明，乃说梦而已发 论。曰顺逆以逆二字，如 如 ，非有灼见之明者，鲜不以顺为逆，以逆为顺矣。今之俗师，有看地数十年，尤愦然不知顺逆，竟与 无异，不知地理之顺逆以水为主，如右水倒左，见左砂有高山巍峨，或坟茔与树木下至田之片级，凡高一级皆谓之下砂，谓之进神，出愈长而福愈厚。看右砂，有此不论长短皆谓之退神。穿而过堂尤为无不破败，故古人放来水去水二途，论之甚严。以其有 于顺逆也。来水处，天门欲其开，去水处，地户欲其闭。又曰：所善者，门宽阔所爱者，五户闭藏。又曰：水来自左，无左亦可；水来自右，无右亦就。又曰：剪上砂莫剪下砂，剪退神莫剪进神。皆谓此也。盖水之性情，来此 定是穿迫山高水高去，此 定是宽阔，山低水低则频有神解之妙。吾于地理，思过半矣。故曰：二水合一案，定作退田断。又曰：二水逆一案，定作偷牛干。又曰：退官退男笔尖尖，随水去进官进田。笔湾湾， 水入。又曰：东宫穿过西宫，长房败绝。右臂穿过左臂，小子孤穷。皆言顺砂过堂之患也。夫顺砂既难堪矣，况过堂乎？

稍有智识者，可不慎也？三明入手工夫千金四字决：夫五俗三畏既明，则地理之大概可知矣。然又不可以。然而得其中，又有要妙之理法在焉，非此四字决，何以识其奥旨？何为入手工夫？故下发明缩、动、平、搁四字决之。一曰缩：此乃寻龙之秘旨也。知此则易，昧此则难。每见一峰稠叠，砂水盘攀，朝迎秀

异，中必有山，富贵大地多结于此山辐辏之间，断不在近水临田之际。旷野平原之外，宜缩后二五节求之可也。盖缩则龙 齐全而纳气必深，若太出太露，则山岗不 而纳所必 ，所以真穴藏，假穴露。又曰：天子明堂深居九重。又曰：穴如美女居深闺，岂可抛着见外人。平乎皆此义也。有一种大龙，虽到尽头处，四面绕环多顾水，即隔群山，又远来缠山护围此，则尽而不尽，露而不露者也。故不以大尽为嫌。若是四面空旷，明堂阔大者，终为散气之局，必宜缩后来求之。余禄观地，每到乱山丛杂之中。则眩感不能分晰，每愁然不乐，以为地必在尽头也，屡出旷野之境而散漫不成，茫然无所见，留必数十年，一旦豁然默悟其旨，若有神明启之，一见丛乱之山，乃超然以喜，缩入数节求之，得穴者甚多，不知者，每谤余得山易而且速，岂知得此把柄在手，自有不言而喻之神在，我亦不知其所以然也。盖以十五年之劳，而成一朝之易，所谓下学而上达，深造而自得，于理安有不洞然也？昔人有以贵人之出入，若山之拥从，尤亲切有味。谓贵人之出入必无孤身独行之理。虽小小丞尉亦有随从数人，自是官愈尊，而拥从愈多，若司府总戒，三五里外皆其统属都卒，故山之拥从多少，而穴之大小分数殊焉。故余必缩入求穴，以取龙虎挟从之多，正此谓也。古人曰：龙怕孤单穴怕寒。切忌下穴却被风吹水劫，不知所裁皆与此义通也。然此可为知者，道难与俗人言，非阅历十年辛苦者，概与之言何足入哉。 二曰动：此寻山点穴之要法也。与下文"平"字不宜分离。当合而观之，始尽其妙。作穴动宜乎平，则其为穴真矣。既知缩后寻觅，但见真龙住处，有好星峰即宜以法求穴，或中间或闪于左右或结于顶或结于下，但有摺级二动处，而观其是窝是乳，是坡是坪，于此细心审之，略动处，观其阴阳动静变化何如。盖行龙星体有阴阳，至于结穴之处，亦有少阴少阳。星体之阴阳，人或能知之，至于作穴之阴阳，能知者千中无一。时师能悟及此，当改明其理，不可作凡常者观也。何谓少阳？于窝坦之处而微微作动，略些隆起有者是也。何谓少阴？于硬突之上微微开面，

略有些坦平者是也。所谓隆与平坦者，只在三四寸间，不宜观得太粗，所谓恍惚高低，依稀抱绕，远看若有，近看却无，正谓此也。学者识见高明，目力之巧，祥察而自得之耳。昔人云：君要取穴，先看来龙动不动。又曰：山本静，妙在动。又曰：若人形，宜于龙虎臂上动处求之，此数动字皆一理也。所谓形如横几，孙减子死。形如覆舟，女病男困。又曰：覆钟金，细面金。天罡子 曜星辰皆不谌作穴。此言不动故也。

动之一字， 玄之又玄，莫过于此，《天机会元》言作穴处，忽有四围，其中反异，其一上白下黑，其一上黑下白，其一左白右黑，其一左黑右白，盖以黑者略肥，知微突白

者略瘦，略软于稍突稍稍中，少有动静；于稍静稍动中，少分阴阳，而善于发挥造化阐明玄旨者一动之义。所以俨然可思，确乎其不可易也。至于块然一片无作动静，皆其纯阴纯阳未经变化，而气不冲和者也。智者弃此而去之。何拘于求穴哉。此"动"之一字，非庸师不识，即素称高明常谈玄妙者，亦茫然也。惟罗纹土宿二十 空山老人一寸金法，乃与此相表里，互相发明耳。学者熟读而祥察之，然后省却许多语也。 三曰平：此言平是山岗取穴。山可作穴，或乳或块，俱宜于平处求之。动而平者，穴乃天成。动而不平者，终难取穴。此则阴阳之义也。故以突起者为贵，葬于纯阳者，固无不绝。至于山中之地，多硬直粗顽，阴常有余阳常不足，点穴者，不患其无阴，而患其无阳。必得其六阴四阳乃为合格。或阴多阳少，突几不平，即为斗杀，必至伤人，久之必绝。此一定之理也。系从来龙秀异，砂水环绕，葬下必伤人。否则二三代孤寡伶仃后乃昌盛。古人曰：惟乳气最难取穴。又曰：乳硬功夫不堪作穴。又曰：直冲中气

不堪边。堂气归随在一边，正脉稍离三五尺个中作穴最精玄。又曰：直下直边有气，须安无气。又曰：饶与小人气从耳入，迎接君子脑动之。皆言穴之贵也。有神来龙动砂水皆好，单是穴直又倚左倚右，粘穴、抛穴、离穴皆顶中，取中不敢斗杀之意也。奈何俗师多犯之，每见一山直下，若掉臂状，然则喜其有脉，而斗杀葬之。至于死绝，尤愦然不悟，然不但时师有过，以山之直下为有脉者，吾广之通变也。至于山稍平宽处，则以为无脉之嫌，插手不葬。时师安得悟其旨而于中窥 乎？祸福干彼何干乎？古人云：来不来，平中裁；住不住，平中取。又曰：人卧山中龙方住，水住堂前穴始安。作穴处，端平可坐，展席可卧。又曰：覆水今难收，他乡合远配。皆言平之为贵也。或曰：如子之言，平中皆可作穴乎？何用劳求而后得乎？岂知理本无偏言，各有所宜。纯阳不葬，尤纯阴之不可葬也。如此者，人所易知。而斗脉直下者，人所难知。且吾广地势不平，中地十倍于平阳，故于言此而有特详耳。岂有平地皆可作穴乎？所谓平者，自山之稍平言之也，非指平洋言也。若平洋，别各有家数。何贵于乎？今古人之言，观之自然无弊，斗脉者，死离脉者绝。不斗不离乃为真穴。又曰：纯阳葬下纯阳死；纯阴葬下纯阴绝。阳龙须要下阴胎，阴龙须要安阳穴。又曰：缓来须要安绝顶，急下何妨葬低坑。皆阴阳不可偏胜也。如青田十绝穴，如覆否，如黎角，如马目，皆指纯阴而言也。

如鳖裙，如山坡，如草坪，皆指纯阳而言也。 其祸不亦均乎？余见世人安葬于地，或山脚余气之中不旋踵，而水蚁满棺，泥浆黑骨倾。四曰拦：拦者，阻也。此裁剪山水工夫，千古不传之秘旨也。愚者暗昧不明，智者早识独觉，持之若至宝也。古云：虽有善龙，而不善裁山剪水，依旧不发。龙穴虽不甚端的，而

能裁剪砂水得宜，亦发福二三代，此至言也。盖水本顺，有砂以阻之则止，无砂以阻之则去。夫水既不聚，而任其直流。则财又安得而聚之乎？所谓山飞水走，财散人亡也。 又曰：一水去，二水众。水分去，一齐水。走山飞，不回头。失祖离宗无救格。又曰：穴前水，既直流，长水流百步。百年久明堂，倾泻响铛铛。真气尽随流水散，出入丧败如驱羊。又曰：荡然直去无拦阻，定主外亡败绝声。皆言无砂以阻之，其祸至此也。此是开卷第一义，然犯此甚多。世人皆好阔大明堂，夫明堂阔大，水必直流。水既直流，真气必散。欲得其财之聚，岂可得乎？此相良善未到，天地鬼神阴助，有以奇其魄，故至此耳。不然非 非龙，何砂水俱直，自不觉其然哉。盖拦阻之义不一而是，得近案绕回，此上吉之地。其次龙虎臂长，拦阻下手一边亦发福无穷，或得其坡，下手 收，使内水押回一边，然后出合外水，随下下砂，却逆转而去，此大地也。皆谓之下阔。余观论明堂，论逆砂，论案下不少，此三者甚严，合三者而并观之，则拦字之义自明矣。论明堂曰，内窄外宽方是福。又曰：内头抱里外平阳。又曰：最嫌侧狭并懒坦。又忌无唇直流长。又曰：明堂是虚砂，水宽明堂及有形物，有逆砂以收顺水，则谓之好明堂皇，砂顺水顺，则谓不好明堂。若论明堂不论砂水，论砂水不论顺逆，不论交互浅深，皆不足以言明堂也。又曰：论近案，凡点穴看案，一案一分明值万贯，高要齐眉低要应心，莫便坐下山岗乱。又曰：吉地自有顺逆，案有案即须生干，干上生来过我前，诸峰比最获捍，更看罗星水口生，定作王侯山水断。又曰：如人坐，如人队，只要胸前有手过。又曰，古云：一字值千金，高要齐眉，低要应心。又曰：外拱千里，不如眼弓一案。又曰：欲求端的，远朝不如近朝。又曰：伸手摩着案，钱财千万贯。又曰：一要官，二要禄。安无手摩着？《地理集解》论近案甚严。尤欲百步内子炔逆一案直，则穴前乃为上吉之地，《地理摘歌》亦甚重案，其评品大地第一第二第三格，俱要横案 至第四第五格，乃曰虽无横近案，若龙虎 抱亦是大地。又论，下砂

曰：有地无地须看下关，有山无山先看下关。又曰：寻地有何何难？先看下手山。 又曰：论山水美不美，先看下关紧不紧。又曰：砂如逆转不虚生，定为真龙作股胀，盘桓尽收源头水，宜于此处寻佳城。又曰：下砂尽收源头水，即说当年富贵，盖明堂要下砂，关拦水也明矣。穴前要近砂近案，亦欲其拦阻水也。合三而观之，则拦字之义，不为地理枢要乎？

苟天拦阻则荡然倾泻，欲其不败，得乎？余用心地理三十余年，若有神启其机，培为终身长策，地要近案逆砂结者，十居八九。虽穴前不见水，无不大尽，此不入俗目。故时师往往 请余，若大可为警验。余常指示为人， 葬诚以气味不同故也。古人论大地有也，下士见之心胆警骇，中士见之半疑信，上士见之多必乐，然则道不同而相消者，自古皆然，何独今日乱谈地理者？"平、拦"之一字，略有禽鸟亦，高出时师一等矣，可勿慎诸？（四发明暗中三宝并言）：夫"缩、动、平、拦"乃寻山之要法也。然皆易显而不见，又有隐而不见者也，未可以常情一例观也，然无之中关系尤重，福泽之远近，发越之大小。恒必由之可易祖乎。故曰：明朝不如暗拱，不贵其近而贵不近，此三宝所由著这焉。